



湛江师范学院
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06 届本科

优秀毕业论文选编

EXCELLENCE
GRADUATION THESIS



湛江师范学院教务处编

前 言

毕业论文（设计）是本科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接受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训练，掌握科学研究方法的实践性教学环节；是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是检验学校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手段。为了展示我校 2006 届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的水平，加强毕业论文（设计）工作的交流，我们特遴选了各专业的 34 篇优秀论文，编辑成册。

本论文集的编印得到了学校领导和各二级学院的大力支持。部分学术专家在百忙中对相关论文（设计）进行了细致的审阅，在此，谨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湛江师范学院教务处

二〇〇六年七月

目 录

自由的重负——对五四女作家“女儿心态”的考察	陈颖男 (1)
湛江市主要大街社会用字的调查与分析	莫田芳 (12)
广东电白羊角白话记略	韩 冰 (22)
试论孔、孟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何少润 (38)
张季鸾新闻评论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	梁远红 (48)
An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Views of the Usefulness On Their Graduation Paper Writing	
	Chen Qiuxian (58)
Learning Autonomously: An Investigation into Students' Out-of-class Language Learning Activities	Lei Yuhua (70)
Leveled-teaching in English Class	Pan Shiya (84)
The Use of the Mother Tongue in the EFL Classroom	Wang Zhihua (96)
为你叹息：文坛的独吟者——简析沈从文人文品格	王静平 (109)
阿富汗毒品问题对我国西北地区安全的影响	吴开进 (121)
梁启超晚年的佛学研究述论	温翠莹 (131)
父母教养方式与初中生抑郁情绪的相关研究	戴晓丹 (142)
高师大四学生教师角色转换的调查研究	戴丽芬 (159)
湛江市初一学生考试焦虑、应对方式及两者关系的调查研究	邓烛颖 (182)
论扬琴散板的演奏	龙 琨 (193)
金属流化制备 $\text{Cu}_2\text{ZnSnS}_4$ 薄膜及其表征	黄景兴 (208)
纳米 TiO_2 薄膜的制备及光催化特性研究	杨贵进 (220)
平面连杆机构计算机辅助设计	张济明 (235)
校园车辆进出管理系统	刘 彪 (276)
速测心率计	黄积芬 (291)
数据库技术专题学习网站系统设计	余 彬 (301)

糖蜜草的光合特性研究-----	邓 晓(329)
石斑木化学成分的提取及抑菌作用的初步研究-----	黄英君(338)
辣椒植株再生体系的建立及转基因研究-----	李飞凤(348)
用 ITS 基因探讨多刺绿绒蒿与总状绿绒蒿的分类地位-----	谢庶洁(364)
用复分析方法证明恒等式-----	彭春虹(379)
关于的 $y''+py'+qy=(a_2x^2+a_1x+a_0)e^{\lambda x}$ 特角分析-----	聂培珍(388)
关于布尔矩阵行空间基数的若干存在区间-----	周剑辉(395)
连续函数的非一致连续性-----	林 堃(404)
湛师残障大学生体质与体育课现状调查-----	陈国智(413)
脑力劳动与不良饮食对脑梗死发病的影响-----	黄建军(418)
美洁有限公司买壳上市融资模式的可行性分析-----	吕楚仪(423)

自由的重负——对五四女作家“女儿心态”的考察

作者 陈颖男 指导老师 李珺平 教授

摘要: 本文以中国现代史上三个典型时期中三位有代表性的女作家冰心、丁玲、杨沫为切入点,探讨五四时期中国女性及一代中国人的觉醒历程,重点通过对她们的代表作品作深入的文本分析,揭示出其中或显或隐的“女儿心态”,并试图说明,这样一种害怕独立,寻求庇护的心态是如何阻碍她们成为现代意义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

关键词: 五四女作家;自我觉醒;女儿心态。

The Heavy Burden of Freedom

Chen Yingna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Bingxin Dingling and Yangmo who are the female writers in three typical period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is paper is discussing the course of Human Awaken of Chinese female and the whole Chinese generation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By intensive text analysis to their representative works, this paper mainly reveals a kind of complex called “daughter complex” which is easy to recognize or not in their works and attempts to explain that this “daughter complex” that fear independence and seek asylums hinders them to build independent personalities in modern sense.

Key word: female writers i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uman Awaken; daughter complex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这场精神上的“换血”运动,它的矛头指向几千年文化传统所造成的深层的“精神痛苦”(鲁迅语)。它要唤醒“人”。人的觉醒意味着人们对封建文化加诸自身的各种看似天经地义却违背人性的禁锢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举起了个性自由的旗帜,要更改几千年以来人们所一直依恃的社会准则,反抗专制统治,塑造现代意义上具有独立人格的一代新人。

时代的儿女们,无论男女,面对的都是封建专制这同一道壁垒,所以,人的觉醒必然包含女性的觉醒,女性的觉醒必然是“人”的觉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她的觉醒和现代人的觉醒是同步的。1922年,在与社会思潮息息相关的文学领域,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提倡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的文学。他认为,“人”的文学的首要一点便是两性

道德的人性化，而“节妇”是一种“畸形道德”，进一步主张男女平等。在这篇先驱性理论文章中，我们看到，在中国，发现了“人”即发现了“女人”，“女人”的发现是“人”的发现的题中之义。

这种人道主义思潮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冲击不仅是文学作品中对女性描写的视角的改变，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一大批女性作家在文坛崛起。她们率先冲破封建藩篱，用手中的笔，抒写女性的历史，在动荡的时代大潮里开始寻觅自我的旅途。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女性要获得解放，必须重返公共领域。无疑，人的价值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实现，“重返”社会，与他人建立新型关系是获得解放，实现自我价值的前提，但，“人”的实现的目的应是精神上的独立人格的形成，而迈进公共领域，一不小心就会错将自我交付给社会。那么，身陷重重困境的个人能否走出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呢？

1 冰心：爱的超越

说到五四女作家，不能不提起自称是被“五四”“震”上文坛的冰心。她创作的“问题小说”一登场，便以对社会、人生的热切关注、思考获得了广大文学青年的共鸣。在叙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冰心这样说：“再进一步来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好叫人看了有所警觉，方能想去改良，若不说得沉痛悲惨，就难引起阅者的注意，若不能引起阅者的注意，就难激动他们去改良。”^[1]这和鲁迅所言“揭露精神痛苦以引起疗救注意”显然是是一致的。汹涌的时代思潮似乎并没有性别倾向，不分男女地将他们卷入其中。联系冰心的身世，我们可以看到，与五四时期大多数女作家为争取婚姻恋爱自由而背叛家庭不一样，冰心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怀着对家国民族的深沉大爱的“民族之女”出现的。如何摆脱国家的积弱状况，走向民族的新生，是摆在民族儿女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由于性别、阶级、经历等的差异，思考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就必然大相径庭。与鲁迅的深沉忧愤相比，冰心的思考便显得有些单薄无力了。她开出的疗救药方是“爱”——以充溢宇宙万物，蕴藏在每个人心里的“爱”去消弭由“不爱”而造成的宇宙间的一切罪恶和苦难。例如获得巨大成功的短篇小说《超人》，主人公何彬曾经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2]，但这样一个冷心肠的青年，却因为生病的小孩的一封信，一盆花，就摒弃了先前所相信的一切，投入“爱”的怀抱：“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都是好朋友。我们永远是牵连着呵！”^[3]作品情节的转换逻辑未免过于简单牵强。由于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只不过是作者爱的理念的图解，人物形象也嫌单

薄，当时就有评论说：“一望而知是一个没有出过学校门的聪明女子的作品。”^[4]

一般论者总会“宽容”地把这种思想的疏浅及清新细腻的文风归结于冰心得天独厚的和谐的家庭背景，不过，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培养冰心的土壤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背景在父慈母爱的家庭里似乎弱化得不留痕迹了，但谁又能保证它没有作为无意识植根于冰心的人格气质中呢？在《我的故乡》一文中，冰心讲述了幼时“给我的印象极深，感触也极深”的一段家庭往事：“曾祖父的四个女儿，我的祖姑母们，仅仅因为她们是女孩子，就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5]在对童年的回忆性文字里，冰心总是极力保持温婉细腻的爱意，营造出只为和谐而存在的理想的生存环境，这样愤激的感慨并不多见，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史细节对她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这个爱穿男装的“阿哥”似乎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就恢复了自己的女儿姿态作出解释：在她心里，自己永远是个被男性世界拒之于外的女子。

“爱的哲学”在冰心作品里人格化为母爱、自然这两个主要的主题意象，对童年的她影响甚大的父亲的形象反而并不突出，对父亲的描述大多是自传或回忆性文字，而个人情感的承载体让给了母爱。虽然从文本的表层来看，冰心的心灵抒写是柔弱的，与同时期的女作家直接从生活的琐事中获取写作题材相比，冰心的“爱的哲学”似乎是大而无当的，起不了立竿见影的“疗效”。但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冰心的意义所在。这是一种超越，正是这种仿佛对现实不起作用的药方使女性的言说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男性严密的理性话语体系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的空间，成为自主的存在。

冰心在作品里不遗余力地颂扬母爱。她笔下的母亲，并不是传统文化中规定的从属于丈夫、儿子、家庭的角色，而被灌注了灵性，是整个世界走向光明的精神动力：“……茫茫的大地上，岂止人类有母亲？凡一切有知有情，无不有母亲。有了母亲，世上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于是溪泉欣欣的流着，小鸟欣欣的唱着，杂花欣欣的开着，野草欣欣的青着，走兽欣欣的奔跃着，人类欣欣的生活着。万物的母亲彼此互爱着；万物的子女，彼此互爱着；同情互助之中，这载着众生的大地，便不住地纤徐前进。懿哉！宇宙间的爱力，从兹千变万化的流转运行了！”^[6]将只有女性才具有的母爱提升到圣爱的高度，成为超功利、超时空的存在，这看似柔弱的言说，实际上是对男性中心主义有力的策略性反拨。

母爱是冰心构筑的理想天国，自然才是她踏足的人间天堂。冰心在自然里找到了可以着陆的家园，“海好象我的母亲，湖是我的朋友，我和海亲近在童年，和湖亲近是现在。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湖是红叶绿枝，有许多衬托，她的爱是温和妩媚的，我对她的爱是清淡相照的。”^[7]自然是人间的，

亲切的，而且，它比母亲还要纯洁：“流动的光辉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浓黑的，天空是莹白的，无边的雪地，竟是浅蓝色的了。这三色衬成的宇宙，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着满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词文字都丧失了，几乎不容凝视，不容把握！”^[8]在冰心看来，自然是无性的，涤荡了一切欲望。

然而，痴恋自然的女儿无法成长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体，女性要成“人”，必须介入公共领域。这并不是简单地走出家庭，接受新式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意味着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异性。鲁迅的作品《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之所以比冰心笔下的冰清玉洁的女性形象更具有现代意义，并不仅仅是由于她敢于向旧式家庭发出第一声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她已经建立起了成人意义上的男女关系，这才使她在形式上脱离了不成熟的女儿身份，能够以完整的个体身份向父权宣战。而冰心依然是怯弱的，对母爱、自然的皈依自觉不自觉带有某种逃避性质，在专心致志于对爱的赞颂时，她似乎忽略了真实的“人”的维度。

2 莎菲：寂寞的自怜

人只有认识自身才能认识世界，女性的觉醒首先是自身欲望的觉醒。在禁欲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女性要正视自身需求比男性要艰难得多，别说去张扬满足这样的欲望了。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剖析新的人性理想时说：

“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我们承认人是一种动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别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别的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够改造生活的力量，……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人性，合起来便是人性。^[9]

中国人当畸形的“进化人”已经太久了，需要的正是野蛮血液的注入。表现丰富的人性的要求，在具体实践时却要分化为如何表现“男人性”和“女人性”。自1923年郁达夫发表《沉沦》以后，“性的苦闷”成了封建家庭的逆子们反抗君父的武器，男性作家利用女性的身体表现自我意识的张扬，但同时，他们对女性的书写却不免又使女性沦为欲望的

对象。女性又一次面临被塑造、被歪曲的命运。可惜的是，女性对于自身欲望的书写在很长的时期内仍处于空白。因为，在扼杀个性的儒家文化里，以传宗接代的名义，男性个体的欲望是很容易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的，而女性作为“工具”，她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得不到任何合法性的支持，因此，女性对自身沉默的激情的正面肯定无疑比同时代的男性更为艰难。

1928 年，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主人公莎菲对凌吉士的“美”的爱慕，追求“爱情”时耍的手段，以及灵与肉之间的冲突是作品最精彩也是最受非议的描写。莎菲迷恋感官欲望，这个“堕落天使”不再囿于精神的空中花园，而是更自由地舒展天性。凌吉士对她的诱惑是纯感官的，为了“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的，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10]，“这几天几夜我无时不神往到那些足以诱惑我的。为什么他不在这几天中单独来会我呢？”^[11]“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12]这些赤裸裸的欲望描写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大胆的。当时的评论家茅盾给予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很高的评价：“莎菲女士是心灵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绝叫者。”如果说，冰心把女性抬上了神坛的话，丁玲却扯下了披在女性躯体上那神圣的外衣。而这并不是对女性的污辱，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抬升：从这时起，女性终于作为真实的世界里活生生的欲望主体登上了历史舞台。只有这样，她才拥有选择的权利，既可以作为男性的盟友，又可以作为他们的敌人存在，而不是象以往那样，藏于男性的阴影之下，沦为欲望的客体。

从形式上看，《莎菲女士的日记》是用日记体写成的，日记体最适宜抒写自我情感。莎菲在日记中自称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我呢，我是更为了我这短促的不久的生，我越求生得厉害；不是我怕死，是我总觉得我还没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13]读者在阅读时也不免对叙述者产生认同，给她贴上个性解放的标签。莎菲真的是个只注重享乐的个人主义者吗？在笔者看来，未必如此。五四时期，建立在“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妇妇”的关联结构网上的社会等级制度遭到破坏，这种制度所赋予的个人的安全感也不复存在。走出旧式家庭的莎菲身染顽疾，更没有可以获得经济独立的一技之长，所以在现实里，她只是个需要照顾的娇弱女子，实际上，她也乐意并沉迷于被善意的朋友们娇纵的孤女角色，独立的愿望在“没有一个人能把我了解得清清楚楚”的顾影自怜中得到补偿。

“个人化的过程的另一面，就是‘日益的孤独’。”^[14]个人的成熟，走向独立，就

要意识到孤独是不可避免的，并有承担孤独的自觉性，以孤肩挑起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但自称个人主义者的莎菲却是害怕寂寞的。在她的日记中，总弥漫着寂寞难耐的哀怨：“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15]即使对凌吉士一见钟情也有元旦夜过得太过寂寥的因素。本想苇弟必到访，可他偏偏没来，姐妹们也把她落在一旁了，“不得画片，不稀罕，单单只忘了我，却是可气的事。”^[16]虽有“不过因为自己不曾给人拜过一次年”的孤芳自赏，可还是不是滋味，“晚饭还是我一人独吃，我烦恼透了。”^[17]她对凌吉士的留恋更多的是因为害怕寂寞，“我望着那一高两矮的影子在楼下院子中消失时，我真不愿回到这留得有那人的靴印，那人的声音，和那人吃剩的饼屑的屋子。”^[18]

笔者以为，“个人主义者”的帽子扣在这个害怕寂寞的女子头上显得太大了。她并没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只是被当时认可的价值观裹挟着前行，自以为懂得许多“爱的技巧”，“玩弄美男子”，这只能使她在这失去安全感的世界上虚幻地证明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内心的怯懦、恐慌使她不能和他人建立起平等互助的真诚关系，却每每在自怜中批判他人的冷漠：“为了朋友们轻快舒适，莎菲便为朋友们死在西山也是该的！但如此让莎菲一人看不着一点热情孤孤寂寂的上山去，想来莎菲便不死，也不会有损害或激动于人心吧……”。^[19]莎菲自以为占据着主动的位置，却没能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快乐，对她而言，不是去创造自我，实现自我价值，而是以可怜兮兮的姿态“攫取”感情：“我想能睡在一间极精致的卧房的睡榻上，有我的姊妹们跪在榻前的熊皮毡子上为我祈祷，父亲悄悄的朝着窗外叹息，我读着许多封从那些爱我的人儿们寄来的长信，朋友们都纪念我流着忠实的眼泪……”^[20]

作品结尾，莎菲的再次“离去”的结局是颇有意味的。在这场恋爱拉锯战中，莎菲仿佛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得到了凌吉士的吻，可还是没有办法摆脱“孤独”。“我的生命只是我自己的玩品，我已浪费得尽够了，那末因这一番经历而使我更陷到极深的悲境里去，似乎也不成一个重大的事件。”^[21]这段独白里面还透出主人公对“不成一个重大事件”的失望与自怜。在冰心那里，母爱、自然和作家主体之间和谐的关系赋予个体同一性的安全感，但挣脱了宗族、自然的枷锁之后，个人面对的不仅是外部有待重建的制度，还有个人的渺小与无力感。面对全然的孤独与怀疑，面对暂时丧失意义和方向的生活，在这样的“寂寞”中，惴惴不安的个体能在哪里找到寄托？如何建立起新人格、新精神？

3 林道静：天真的理想主义者

在旧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的时候，革命的兴起不但是必要的——它要为未来扫清道路，还是必须的——为软弱的个体提供庇护所。这是种安全的诱惑。另外，革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卑微的个人命运在革命中可能脱颖而出，成就“重大”的事件，成为历史的主宰者。女性在革命中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中整个社会往往抹杀了两性的分别，被简单地二元化为两个阶级，这既有利于女性施展身手，又有丧失自我独特性的危险。在此时期，人们往往就将女性解放简单地理解为“男的可以，女的也可以”，所以出现了许多“拟男”的女性形象。女性特征被淡化的结果可能就是女性主体身份的丧失，虽然，这是主动自觉的丧失。

解放后初期，兴起了一批“革命历史小说”，在新政权规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讲述刚过去不久的革命的故事。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就讲述了年轻的女学生林道静参加革命的历程。在我看来，小说的典型性在于主人公女性身份的复归，虽然杨沫因“部分丧失女性主义立场”遭到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责难，但林道静并不象许多革命小说的女主人公那样，被描写成一个“拟男化”的女战士，而且，由于作家真诚的写作态度，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覆盖下若隐若现的女性心态，这暧昧的态度使得这部作品既可以看成是国家意识形态下革命的史诗，又可以看作一部落难公主历险的童话。

从冰心开始，很少女性作家能逃出的“女儿心态”的泥淖，杨沫也不例外。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角度可以使作家尽情表达对事件的态度。不象莎菲形象的模糊隐晦，林道静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是清晰可见的。她是一个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手里捏着一条素白的手绢”的俊美女孩，一遇挫折就“眼里含泪”，“天真得象小孩”，老谋深算的余敬唐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刚出娘窝的‘雏儿’”。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林道静看成是前述的那个孩子任性的莎菲的“复出”。为了摆脱个人的无力感，她开始了新的历程。失去了家庭的保护，带着一堆乐器去寻找表哥。不遇，她没有任何办法：“现在怎么办？以后怎么办？”接着就“伏在庙门前的石碑上低低地哭了”^[22]。这样的不谙世事并不致命，只有没有被现实改造的人，才有改变现实的勇气。林道静缺乏的是对现实的洞察力：在她看来，现实是简单的，只有阶级、贫富的区别，乡村里瘠瘦的女人抱着干嚎的婴儿与穿着考究的游泳衣的公子哥儿构成了她眼中黑白分明的现实图景。盲目的理想主义者是软弱的，理想越崇高越无力，当现实没能给理想以实现的机会时，人就会因失望而渴求庇护，本应走向独立的过程却成

了寻找庇护的历程。

不象莎菲选择凌吉士，林道静是“接受”了余永泽的爱，因为他是一个“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在平淡而充满屈辱的日子里，余永泽身上有着林道静“失去的”未来。“你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23]她与他之间并不是平等的，他是她的信仰。“你信仰的人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分量的”，所以，林道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余永泽要她留在村子里的要求。然而，个人的天地能打败由于社会位置的丧失而产生的孤独么？出走的娜拉并不安于现状，渴望踏入公共领域的她有满腔的热情去爱去恨。现实是未知的，但不能阻挡她走向理想的脚步。后来，卢嘉川及时出现，满足了林道静关于生活的更辽阔的想象。“道静目不转睛地望着卢嘉川。在她被煽动起来的愤懑情绪中还隐隐含有一种惊异成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学生，他和余永泽可大不相同。余永泽常谈的只是些美丽的艺术和动人的缠绵的故事；可是这位大学生却熟悉国家的事情，侃侃谈出的都是一些道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24]卢嘉川扮演的是比余永泽更强有力的指路人角色，是“我最亲爱的导师和朋友”。林道静相信，是卢嘉川挽救了她的灵魂。在他的指引下，她终将过上“充满了传奇”，“象神话一样”的生活。

林道静在卢嘉川等革命者身上寻找的是凌吉士、余永泽们无法赐予的“力”，这种“力”能让她摆脱平凡生活的黯淡、无法独自忍受的孤独。她渴望在排山倒海的人群、涌流的鲜血、激昂的高歌中获得同志的拥抱和英雄式的崇高感：“我早就想过无数遍了，我早就这样想：与其碌碌无为地混这一生，不如壮烈地去死。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25]林道静出走旧家庭、参加革命，是为了否弃旧价值，但融入社会的过程中，丧失了判断力的个人却没能创造真正的价值，而是把自己交出去，被异化成客体。

有意思的是，小说扉页上的《内容说明》这样介绍：“这部小说描写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北京一批青年爱国学生从‘九一八’迄‘一二九’这一历史大风暴中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小说刻画了这一代知识青年在解放斗争中的成长过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出版伊始，小说就没有被当成是个人经验的叙述，而被认定为一代人光辉的成长史。有论者这样论述这一批小说的意义：“（革命历史小说）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26]颇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一代人成长的寓言是以一个十七八岁的稚嫩女孩为主人公的。在中国历史上，女性本身是被涂改，歪曲乃至抹杀的，但由于封建专制

的统治及种种思想控制,大多数中国男性其实和女性一样处于丧失个性的乞怜地位。依附型的女性意识一直扎根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所以这个女子的故事可以作为中国青年人的成长史。

4 结论

孟悦、戴锦华在《浮出历史地表》一书中,将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的发展描述为“从女儿到女人”的精神历程^[27]。而通过对这三位女作家的分析、比较,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单单拥有“一间独立的屋子”(伍尔芙语),仅仅简单的“进入公共领域”(波伏娃语)并没有使现代中国女性摆脱渴求庇护的儿童心理,真正地成“人”。我们可以看到,冰心、丁玲、杨沫等女作家不论是对自身经验,还是对其他女性的抒写都是建立在认可父权体制的基础上的。

冰心的“爱的哲学”,在父权的压制下,开始可能是种“策略”,但若缺乏“宣战”的自觉,就逐渐地变成了一种圆滑的“技巧”了。依靠柔美的文字建成的美的理想王国,冰心们得到了天堂,避免了和父权的正面冲突,可是,在免受伤害的同时,她们放弃了人间坚实的国土,放弃了真实的自我。而莎菲,作为刚刚踏入公共领域的女性,她没有意识去建立自己独立的价值观,而是错误地认为,只有象某些男性玩弄女性那样去玩弄男性才能获得证明自我的价值。惶惑的莎菲其实是在仰望男性价值观,当然同时也不由自主地被其同化。莎菲自怜,她的心中设计着强大的自我幻象,以为“愚蠢的”世人被她柔弱的外表所蒙骗,天真自大的自我定位使她不能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而真实的懦弱的莎菲却只能沉沦在自我狭窄的哀怜中了。杨沫的《青春之歌》把冰心、丁玲在主流价值观面前的卑躬屈膝“发扬光大”了。与前述的冰心、丁玲有所不同的是,林道静的软弱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换一种说法,国家意识形态从一种阴暗的心理出发,拥抱了林道静式的软弱。这样,软弱的个人在自由的重负下,终于将自由、批判、怀疑等天赋人权拱手相让,国家、集体也在无力的个人身上得到了它所需要的印证。林道静的出走,既是反叛,也是寻求。在林道静身上,可以看到,觉醒的新人们怀疑、反抗的只是“某种”权威,而不是权威本身。在反抗“这种”权威时,他们却不自觉地寻求另一种权威的庇护。这样,五四女性的解放运动中,女性的代言人从没有举起过自己独立的旗帜,没有发出自己的声音,甚至,在需要女性牺牲的战争中也并没有淌纯粹的女性的鲜血。女性的自我意识,就象这个时代中很多有价值的颠覆性的思想一样,在父权、集体、国家的铁幕下自觉不自觉地萎靡了。

当然，女性的历史也是人类的历史，如前所说，不论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中，还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中国男性其实不比女性享有更多的自由。当我们把几位女作家的心态分析作为一个切入点，去探讨一代中国人成长的精神历程时，可以看到，以个体自由为旗帜的五四运动并没有造就一代新人，自由之火在短暂的燃烧后，人们反而因为无力承担自由的重负而重新屈服于权威。

别尔嘉耶夫在《人的奴役与自由》中曾说：“革命旨在把人从压迫和奴役中解救出来。”^[28]但因隶属于理性的意识形态，革命使人的本性发生异化，从而构成它与自由的悖论：“革命伊始，高擎自由之炬；革命发展到顶点，自由消逝，王国矗立。”^[29]人想要获得自我解放，必须拥有自我独立的对世界的判断，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这样才有可能把作为主体的人从异己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

注释：

[1] 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冰心全集》第一卷[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41.

[2][3] 冰心.《超人》，《冰心全集》第一卷[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85, 191.

[4] 陈西滢.《冰心女士》，《冰心研究资料》[M]，范伯群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94.

[5] 冰心.《我的故乡》，《冰心研究资料》[M]，范伯群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36

[6] 冰心.《悟》，《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35.

[7] 冰心.《往事（二）》，《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165.

[8] 冰心.《通讯（七）》，《冰心全集》第二卷[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78.

[9] 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代表作》.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编，1997年.226

[10] [11] [12] [13] [15] [16] [17] [18] [19] [20] [21] 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全集》第三卷[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47, 49, 50, 48, 41, 46, 46, 47, 74, 48, 78.

[14] 弗洛姆.《逃避自由》，《弗洛姆文集》[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9.

[22] [23] [24] [24] [25] 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7, 53, 57, 193, 170.

[26]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07.

[27] “一般而言,五四女作家们的重要作品里总是有一位女儿主人公,女儿是她们最善于表现,而且是不由自主主要表现的对象。甚至,在那些与人物关系异常紧密的作家那里,可以说,作者、叙述者、人物简直就是同一叛逆女儿的三重化身。”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转引自周海波、孙婧.《寻找失去的天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9.

[28] [29] [苏]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70,170.

参考文献:

[1] 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代表作》[M],中国现代文学馆编,1997年.226-230.

[2]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378-426,771-827.

[3] 周海波、孙婧.《寻找失去的天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9-24.

[4] [美]弗洛姆著,朱明启译.《逃避自由》,《弗洛姆文集》[M],改革出版社,1997年.9-15.

[5] [苏]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徐黎明译.《人的奴役与自由》[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166-175.

湛江市主要大街社会用字的调查与分析

作者 莫田芳 指导教师 张令吾 教授

摘要:本文以对湛江市赤坎、霞山区主要大街社会用字的实际调查为基础,对不符合社会用字规范的问题进行了分类讨论,综合了其特点,剖析了其所反映的大众心态,进而结合相关背景分析了不规范用字的社会成因。

关键词:湛江市; 社会用字; 规范化; 调查。

Surveys and analyse o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in Society in the Main Avenues of Zhangjiang City

MO Tianf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atical survey of Chinese characters used by people who live the main avenues in Chikan and Xiashan Areas of Zhanjiang City, in this paper we firstly classify different kinds of nonstandard usage and sum up their features. Secondly we analyse the commonage mentation reflected by these phenomena. Finally we analyse the causes of formation of nonstandard usa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backgrounds.

Key word: Chinese characters; standardization; survey.

所谓社会用字,是指面向社会使用的具有公告性、示意性的文字。^①这包括单位名称牌用字、牌匾、告示和广告用字,商品的名称、说明文字和临时性的宣传用字以及各种橱窗用字和其他具有公告性、示意性的文字。

所谓规范社会用字,就是按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规范和标准使用祖国的文字。^②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制定了推行规范汉字的各种政策和法规。根据我国现行的语文政策和法规,不规范汉字“是指在《简化字总表》中被简化的繁体字;1986年国家宣布废止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字;在1955年淘汰的异体字(其中1986年收入《简化字总表》中的11个类推简化字和1988年收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的15个字不作为淘汰的异体字);1977年淘汰的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社会上出现的自造简体字及1965年淘汰的旧字形。”^③这些法规条例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明确了规范用字的标准,引

导着社会用字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湛江市是国家一类大城市,享有“广东省文明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荣誉称号。特别是近几年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正逐步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现代化新兴港口工业城市,并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要部分的社会用字情况却不容乐观,社会用字不规范,一直是全市上下十分关注且久治不愈的问题。今年正值国务院公布《汉字简化方案》50 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施行 5 周年。值此之际,调查清楚目前湛江市用字中不规范现象的具体情况,透过“文明城市”湛江的窗口了解祖国语言文字运用的现状,探讨不规范现象的社会成因,是十分必要且具有深刻意义的。为此,我们于 2006 年 2、3 月份对湛江市赤坎区、霞山区的 15 条主要大街的社会用字情况进行了调查。

1 调查范围 内容 方法

1.1 调查范围涉及湛江市赤坎区的跃进路、中山一路、中山二路、光复路、九二一路、中华路、创业路、百园路等八条街道和霞山区的建新东路、工农路、建设路、解放东路、民享路、民治路、洪屋路等七条街道。

1.2 调查主要围绕社会用字规范化问题。具体内容包括有无繁体字、异体字、错字、别字、“二简”字、旧字形、汉外文字混杂等。

1.3 调查采用了实地察看、询问交谈等方法,记录了所有不规范的用字并和所查单位的负责人交谈。交谈的内容包括对国家语言文字法的了解程度,对规范社会用字的认识等。调查中抽取了大街上的商店招牌、机关名称牌、各种橱窗、广告、临时性的宣传牌匾、交通指示牌等共计 3080 个样本。其中各类牌匾的样本(商店牌匾、企事业单位牌匾、机关牌匾等)2464 个;橱窗样本 163 个;广告牌样本 170 个;临时性的宣传牌匾 156 个;交通指示牌样本(路名牌、道路指示牌等)127 个。

2 总体情况

通过调查,笔者发现湛江市离“说普通话、用规范字”的要求尚有距离。虽然各大街的社会用字在各方面的努力整治下有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大量的不规范现象。

情况最好的是交通指示牌用字,在笔者所见到的 127 块指示牌上,每个字的字形都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法规所公布的标准,没有发现一个不规范字。

情况较好的是机关名称牌用字、学校名称用字。这些用字基本规范,但也有不规范的